

娛樂之夜，舞
臺人與觀眾共
歌。

衡立記的歌詞對照起來，一首首歌都找了出來。我發現雖然歌名與順序有些差異，但一首都沒有遺漏。但是即使有了歌詞，弄清了順序，我仍然跟不上調。後來經朱先生細心指點，才恍然大悟。譬如第二首歌Role（蕪麻）有3節，每節7、8句，先唱第一句，再唱第二句，再回到第一句，第二句，然後第二句重覆一遍，進入第三句。其順序是12、12、23、23、34、34……。而且會在句前、句中和句尾加上虛字，每一循環出現一長串虛字，陪襯著具有深奧意義的句末押韻歌詞，形成虛實相間、變化多端，卻又工整規律的格式，叫人嘆為觀止。

不逢大祭死不瞑目

唱完全部「矮靈祭歌」要多長時間？

起碼5個鐘頭。練習時迎神的Raroal和送神的4首不能夠唱，剩下的10首從晚上6、7點可以唱到11點。矮靈祭歌平時是禁唱的。每兩年只有短短這段祭典期間，可盡情高歌。五峰大隘會完整唱所有祭歌的，只有寥寥數人。他們對歌詞意義的瞭解，是零散的，因為歌辭「像古文一樣深奧難懂」。各姓氏個別練唱時，多數人都是死記硬背，捧著各種用日語、漢字、注音、羅馬拼音、國際音標等記載的歌詞「密笈」苦練。五峰鄉一千多賽夏人，在語言上已為人口約四分之三的泰雅人同化。因此會講流利賽夏語的，不到三分之一。剛開始，我還為練唱者的不懂歌詞意義耿耿於懷，可唱到後來，我不禁為他們的精神深受感動了。像朱達祿先生就不太會

講賽夏話，但他自傲地說：「經過30年，我終於都會唱了。只要下決心學，一定可以學會。我們不能忘記矮靈祭歌。」矮靈祭歌的魅力和複雜度一直要等到正式祭典開始，配上舞蹈和祭儀，才完全展現。

「不再看一次Sinaton（祭旗）死不瞑目！」十年大祭與平常二一年一次的矮靈祭最不相同的，是出現一根高聳直立的竹桿，上面繫著紅、白兩道長布條以及彩球花飾。據說，以前是12年一次大祭。有一年，體弱多病的老年人向長老會議要求提早舉行，以便有生之年再看一次祭旗，因而才改為間隔十年一祭。五峰大隘的Sinaton，自古便由擔任矮靈祭主祭的朱姓（Titiwon）授權夏姓（Hayawan）製作，負責看顧和背負祭旗繞行祭場。Sina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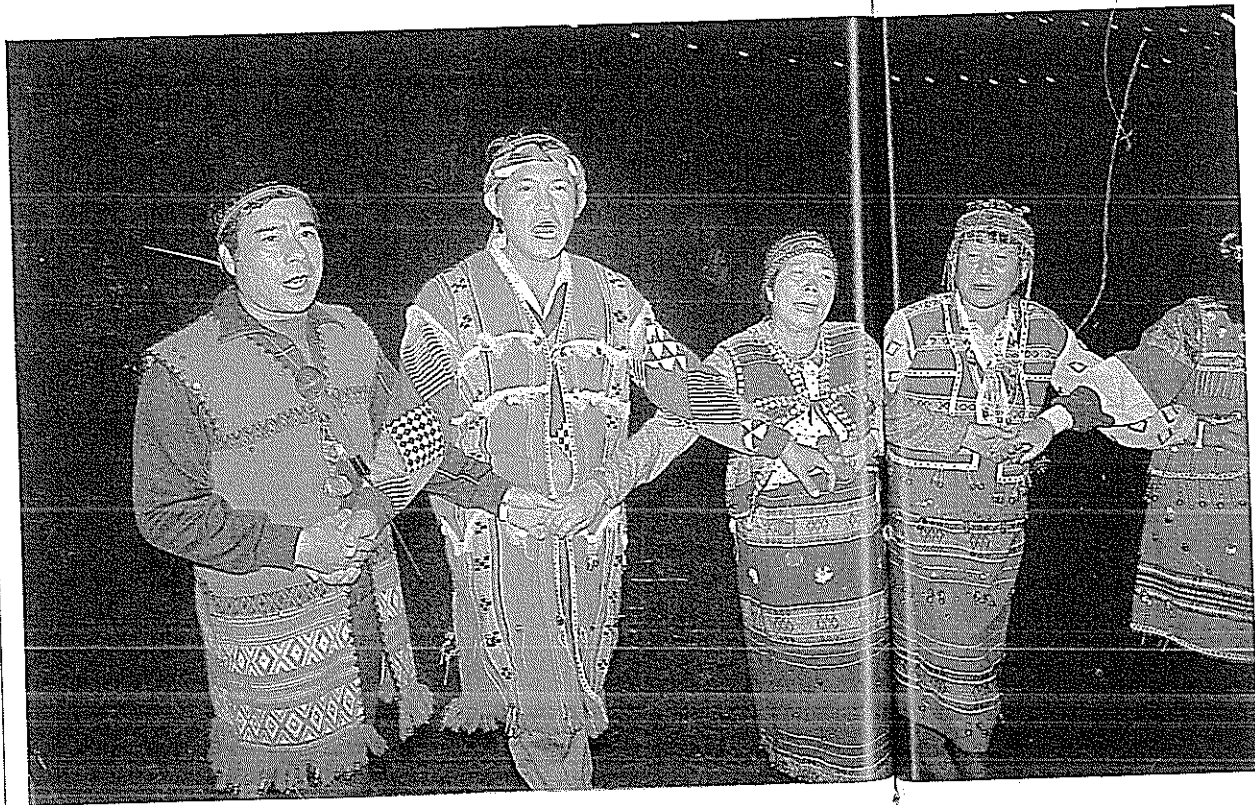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研院民族所拍攝紀錄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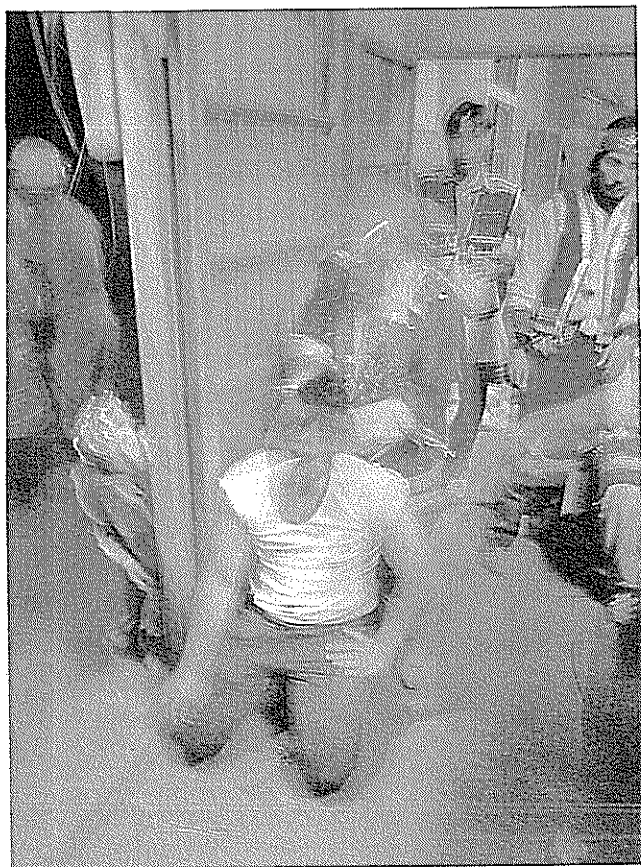
on故事含有賽夏氏族延續和互助的寓意：從前姓朱的不知何故都死了，只剩下一個80歲的老人。夏姓不忍見其滅絕，將一年輕女子許配給他，居然生數子，使朱姓重新繁衍。Sinaton是朱姓贈送夏姓表示感謝之物。每逢十年大祭，夏家的地位突出，朱家向他們重申謝忱。這次擔任背負祭旗的是夏遠親鄉長。這是他十年前送靈時跳抓榛木爭取來的榮譽。事實上，背負祭旗是非常艱辛而且帶有危險性的任務，因為祭旗既重又高，風大或體力不支時，極可能折斷脊椎骨。

父系氏族的遺跡

賽夏族的父系氏族組織，在矮靈祭的籌備和進行過程中，清楚地顯現。五峰朱姓和趙姓，各有70戶左右，是大姓。朱家合為一組，由朱耀宗（Ponai Kale）任主祭，負責祭典儀式之執行。趙家居處分散，分成三組，而趙傳休（Lumu）被推選為朱姓以外各姓（Awuma）之首，協助主祭完成各項工作。高家有3、40戶，自成一組。夏、錢、詹三姓原來合成一組，十年大祭夏家分出，自成一組，共有9戶人家，錢姓有18戶，詹姓只剩下1戶。另外還有一戶胡姓，只剩下一對年輕夫婦和孩子，加入朱姓那一組。各



矮靈祭歌舞謹守傳統，綿延不斷。



主祭為一個鬧事的泰雅青年繫上芒草，助他恢復平靜。

姓氏之間若有爭端，必需在祭典前化解。這次朱姓主祭三番兩次邀請曾與朱姓發生不快，遷往泰雅部落居住的胡姓回來參加。逢著十年大祭賽夏族格外珍惜人丁稀少的姓氏。他們深信族人發生爭執，矮靈會憤怒懲罰。透過矮靈祭，賽夏族重新作內部的淨化與整合，以面對共同的生存危機。

秋收後的稻田、玉米田一片荒寂。五峰賽夏住屋零零落落散在山林原野間，與附近集居的泰雅部落形成強烈對照。如果沒有矮靈祭，大量下山外出謀生，並且操泰雅語的賽夏人隱而不顯。矮靈祭歌把他們全招喚回來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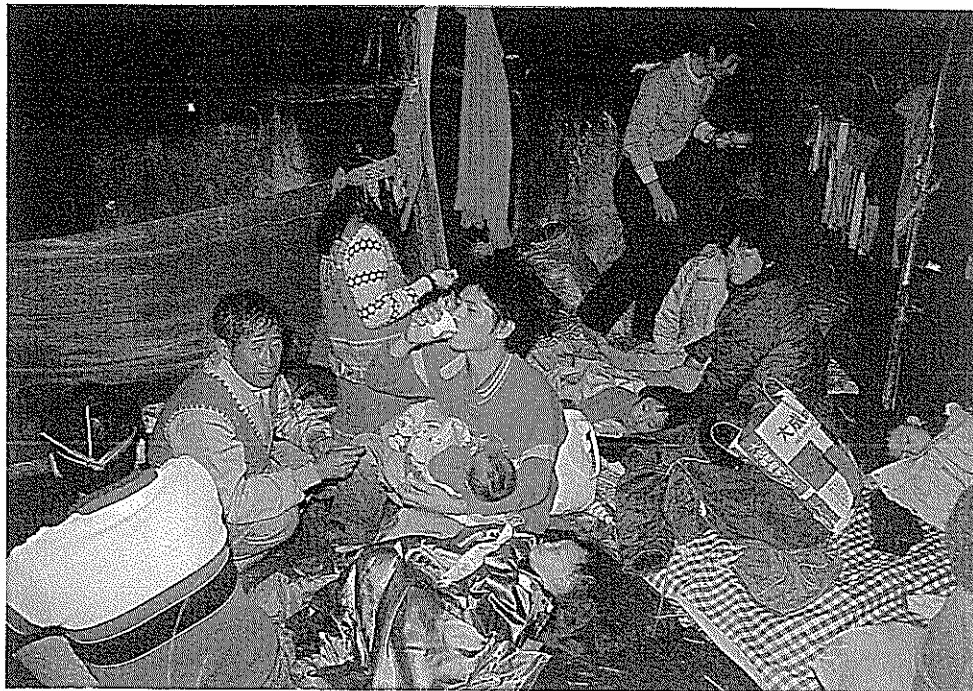
矮男與矮女，沿河流而來，
沿那Sekai河，
蜿蜒成隊，拄藤杖而來！

迎靈

1986年11月16（農曆10月15日）天明前，濃雲遮住了星月。各姓氏分別圍坐各組主祭家的火堆前，唱起祭歌，然後執火把拔回許多茅草打結放置屋內的一角落。避禍祈福。晨5時，朱家的米臼先橫躺著滾出門，盛裝的朱姓族人排成一個橫列，面對著東方，肅立唱迎靈歌Raroal。細細的雨絲斜斜地飄下來，朱家媳婦奮力以杵擊打小米，米殼在風中隨那清越的歌聲飛散。其他姓氏組也各自進行迎靈的儀式，包括天亮後將小米蒸成米糕，捕魚蝦煮食以荐矮靈，眾人蹲坐，以手抓食聚餐。然後下午各姓代表帶一塊祭過矮靈的小米糕，到主祭屋會合，共同獻祭矮靈，再從主祭屋前牽手唱Raroal，跳回祭場。這不僅象徵各民族的團聚，更是人與神靈的融合。

矮靈來了，陽光收斂。雨斷斷續續地下著，把賽夏人臉上的笑容，都冷凝起來了，也打澀了觀光客的熱情。賽夏族人相信矮靈祭期間下雨有特殊意義，表示今年矮靈對賽夏族人的某些行為不悅，必須各姓反省，找出真正原因求矮靈寬恕，天才會放晴。

族人忖度，今年朱家在迎靈前夕發生的爭執最可能是矮靈憤怒的原因。朱家族系分為三支：一為嫡系，一為同父異母的庶系，另一為養子傳下的系統。按規定，十年大祭一定要從嫡系產生主祭。朱耀宗這次接主祭職位，沒有徵詢堂兄弟的同意，而且他已當過數次矮靈祭主祭，沒輪到過的人在聚會中表達不滿，鬧得很不愉快。而夏家的錯誤與鄉長今年矮靈祭期間增辦民俗表演活



閩家出動參與矮靈祭。

動有關。趙家則歸咎於年輕人沒有依照傳統規定的方式與時間行事。

聽說苗栗南庄方面賽夏族人所犯的錯失很大，所以連著幾天幾夜傾盆大雨不止。五峰這邊的過錯較少，矮靈怒氣漸消，連續三晚的歌舞，只有第一夜在泥濘中踏行。不過這次報章的宣傳多以兩庄的十年大祭為重點，吸引了大批觀光客；五峰這邊意外地享受了三個井然有序的歌舞之夜。

17、18、19三個晚上，都是6點從祭屋前牽手唱第一首迎神歌，才緩緩移向祭場。圍成半圓的隊伍，頭尾是朱家製作的兩個有似孔雀開屏，飄著層層彩帶的「扇旗」（Kilakil），唱第二首歌時，夏家的Kilakil也由一年輕人扛在肩上，在舞隊中間跳躍。趙家和高家的扇旗，有時也加入舞圈助興。另外，各姓做了幾個鄉長條銅鈴，上貼小玻璃圓鏡和五彩亮片的腰帶，隨著

臀部用力搖動，為歌舞打節拍，清脆悅耳。17號晚上迎靈，12點前只能唱第一首到第五首歌。第一首到第四首舞步相同，左前右後。唱第五首（Ayim）突然往前奔跑，再向後退，隊形旋轉扭擺，生動活潑。而且這首歌有六節，每兩節變化一個曲調，與前四首歌很不相同。

娛靈

18號晚上娛靈，從第一首唱到節拍最輕快的第十一首（Kabilaiyun）。第七首歌（Wawoan）非常特別，一定要等到午夜12點正才能唱。這首歌共有兩節，唱第一節時全體肅立，第二節開始走動。Wawoan有人說是「冤家」、「敵人」之意；也有人說是女人名或神名。歌詞意義不明，但唱的人認為這首歌含有求矮靈回來佑護他們平安豐收之意。當年矮人離去之際，曾說「我們走後你們將再不會有豐



主祭為回鄉的年輕人綁茅草纏邪。

收，田地會有麻雀、老鼠為害」。唱Wawoan時，賽夏族人重溫過去這段恩怨，並表達他們對幸福生活的虔誠祈盼。主祭朱耀宗說，唱第一節不動，有拒絕和驅趕矮人之意；第二節則又請矮靈歸來同歡。唱完Wawoan，主祭、副祭趙傳休和鄉長依次站上米臼訓話。趙傳休的訓示，先用賽夏話，再用秦雅話覆述一遍，大意是要大家謹守矮靈祭傳統，把精神保留下來。

祭旗Sinaton立在祭場北邊，夏家休息處，受到夏、錢、詹三姓嚴密的保護。三個晚上每隔兩、三個鐘頭，就由夏遠親鄉長背負跑步繞場三圈。對賽夏族而言，Sinaton非常神聖，不能隨便觸摸。繞圈時除了夏姓，就只有樟、胡二姓可以幫忙扶持。五姓沒有樟姓，夏鄉長特地到苗栗南庄請樟姓族人前來協助。據說樟姓祖先曾觸摸祭旗，被矮靈捉打昏迷過去，以後就永遠要協助夏姓扶旗。胡姓則是在快滅絕時朱家撫養的遺孤，並付以扶旗之責。十年才得以一見的Sinaton，令賽夏人敬畏，每晚有兩、三次准許族人進入祭旗區，與夏家主祭夏鄉長握手以壓驚。我聽到觀眾說，身為鄉長肯這樣辛苦地搆祭旗和護

旗，真是難能可貴。夏鄉長確實相信祭旗的神聖性。當他談起18日，清晨搆旗繞場時，有一朱姓青年不小心觸摸了旗竿，使旗身突然大幅傾斜之事，臉色都變了，因他的背骨險些折斷。

送神與伐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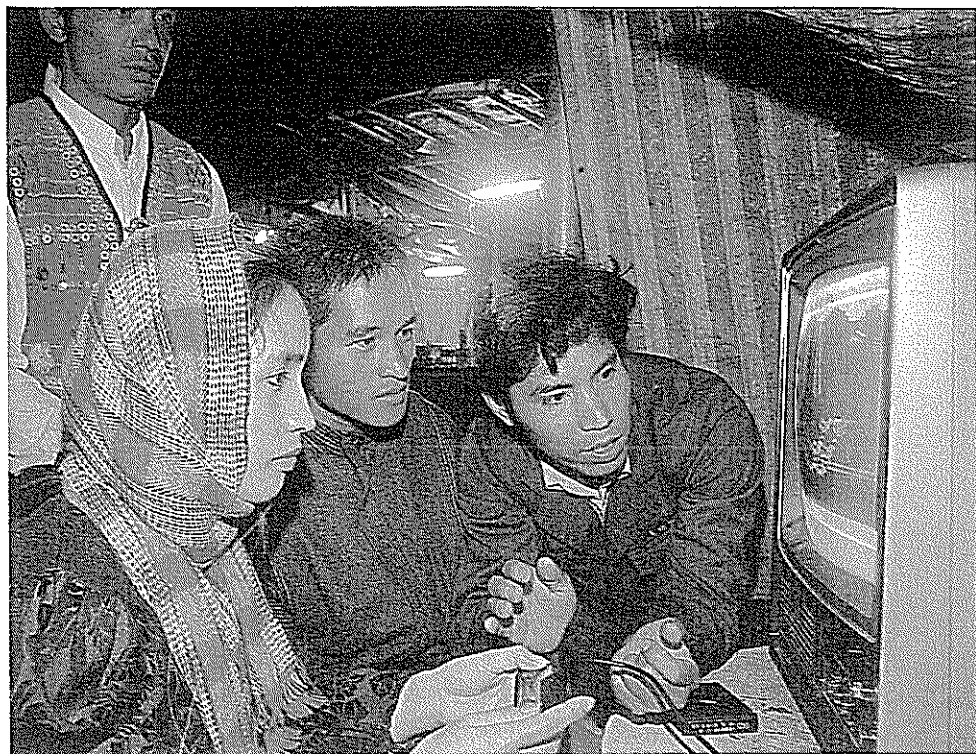
19日清晨因苗栗南庄已開始送神，五姓祭場唱一下送神歌Papa'osa，再唱Ale've慰留神。19號晚上第一首迎神歌只能唱一遍，然後十二點過後，前面十一首歌一條一條放掉，只剩下第十一首Kabibilai'yun。這首歌有兩節，可以變換三種曲調。朱新欽先生說這代表矮靈離去前再三叮嚀之意。真正的送神歌舞要等到次日晨才出現。

20號我幸運地獲准跟隨各氏族代表上山伐樟木。去而折返的過程與矮靈祭歌每句反覆重唱的形式相似，充分表露賽夏族對矮靈欲拒還迎的複雜心理。矮靈祭歌的祕密，彷彿就在這裡了。整個過程是這樣的：

顯靈

早上9點，各姓氏出去砍伐樟木的代表在祭屋前聚齊後，走向後山樹林中。先選一棵Kapil樹，砍倒在地，作為架樟木的支柱。眾人拔茅草綁著頭、手臂和胸前（交叉成十字形），空手往回走。在接近祭場處停下，「檢查裝備」，把茅草綁牢，佩刀插好，走向祭場。等候的人群見他們走近，情緒激動地舉起雙手高唱papaosa（遺孀之歌），伐木者也舉起雙手跳躍歌唱，成對峙局面。兩方邊唱邊做鬼臉，伐木者得意地騙對方已找到樟木（sibok），等待者則玩笑地作出驅趕之姿。

我們離開祭場，又往樹林裡走，山泉從腳邊潺潺流過，隱約聽到祭場傳來挽留矮靈的祭歌。這回是真的去砍樟木了。快到樟木所在地時



大家彎身輕走，似乎怕驚動敵人。氏族代表圍著樟木唱歌，繞著圓圈，一人砍上一刀，再唱歌，再砍，樹倒時叫聲震天。扛樹回去，在半路將樟樹橫架起來，綁茅草。再空手歸，再對唱，再返樹林。祭場中眾人唱完Papa'osa接著唱Ale've再唱Kapilaiyun，最後唱等待樟木之歌（matano sibok）。

第三次總算把樟木和支架帶回祭場了。樟木橫架在那裡，猶如矮靈傳說中的那座橋。危險哪！矮靈。各姓男子輪流上陣，奮勇跳抓綁在樟木上的茅草，但家中婦女有身孕者嚴禁參加。最後由夏家的夏遠親鄉長把樹抓下，眾人爭先恐後前去把樹幹折成碎斷，用腳踩踏，並往外拋擲，像在發洩滿腔的憤怒。說也奇怪，已經放晴的天空，突然從跳抓茅草的時刻起下起大雨來了，

一直到朱家搬出大桶米酒，請夏家到祭屋中狂歌痛飲時，才漸漸歇止。夏家接著殺豬，準備酒菜，回請朱家。祭典結束，心情一放鬆，眾人在夏鄉長家的庭院中隨著卡拉OK伴唱帶，跳起狄斯可和華爾滋。其中以主祭朱耀宗的舞姿最為曼妙。

矮靈還沒有全部離去呢！從南庄趕來為夏家扶旗的樟先生一下子失了嗓子，痛苦得眼淚直流，說不出話來。折騰了許久，請主祭朱耀宗之妻為他綁茅草祈求矮靈原諒，才恢復聲音。他說喝醉酒躺在沙發上，一對朱姓夫妻來敬酒，他拒飲，並用腳踢了對方，卻發現當下立即失了嗓子。十年前的矮人祭，他也得罪過夏姓，所以遭此懲罰。這是矮靈祭期間我親眼目睹的第二個被矮靈抓的例子。另一個是一高姓婦女，行為不端，到主祭屋懺悔告解，結

祭場外設置電動玩具遊位。